

李爾王

譯自 History of inedicine, Summer, 1973
John. G. Howells and M. Livia Osborn

李容慧譯

在一八四五年艾斯奎洛寫說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其症狀是孤立自己、轉向傷感、不安、難以取悅、貪婪、多疑而自私自利；對朋友、子女及一般社會，他們時常是缺乏公正。二百五十年前莎士比亞的李爾王給了我們一個頗富詩意，同時也相當正確對一位衰朽的老人的描述。

李爾王，這位高貴却剛愎的國王，顯示了兩種混合的臨床症狀。第一是由於年老引起的痴呆症，第二是因子女不孝之苦楚而引起的情緒上之痴病。在流浪中他的病況因遭受離棄而惡化。睡眠的治療與他溫順的女兒深情的照顧對他的病情都有治療效果。可是感情却斷送了他，在女兒死後，他也因心碎而死。

他的勢微與因年老而引起的痴呆，都被莎士比亞觀察出來而加以描述。莎士比亞說我們不但能預料李爾「暴躁」人格的「不完美」之處，同時也可預料老年人「難以控制的剛愎」。

他一生最明白的時候也是魯莽的；所以現在他上了年紀，我們不僅是將要承受他積久成習的劣性，我們同時也還要忍受那與年紀同來的暴躁的

脾氣。

（李爾王 第一幕 第一景）

痴呆症導致判斷力的喪失，以致胡亂的決定事情，像李爾趕走他最摯愛的女兒而使自己處身於其他寡廉鮮恥女兒的掌握中。判斷力的喪失在劇中也被提出：

啊李爾，李爾，李爾！敲打這個門吧，糊塗是從這個地方進去的，你的寶貴的理性是從這地方放出的！

（第一幕第四景）

痴呆症的主要症狀之一是喪失記憶力，尤其是有關最近的事情，因而無法認人。所以他竟會將弄臣、愛德加、及坎特認做為大法官。

李爾：我要先看看她們的審訊。把她們的證人叫進來。

（向愛德加）你這位穿大袍的法官，請入座吧。

（向弄臣）還有你，司法的同僚，也在他的身旁列席吧。

（向坎特）你也是承審之一，也

請坐。

（第三幕 第六景）

李爾能半瞭解到自己，並且感覺到 he 應該可以人們，也應該可以記得如腦中消失的那些最近的事

我恐怕我的腦筋不十以爲我該認識你和這一沒有把握：因爲我完全不麼地方；憑我的所有的不起這是我衣服；我也是在睡在那裏。

（第四幕 第七景）

在劇中，莎士比亞，時間和空間的困惑所很詳盡的描述。李爾的不連貫。在他激動的腦此沒有關聯的影像快速、消失。幻覺及誤覺現。他想像著自己正在爲並供給新兵入伍安家費準備射箭的人，說他像



而已。然而他想他看見了一隻老
，並且以一片乳酪去抓住牠，緊接
地握住鐵手套，接受巨人的挑戰，
時召喚那些帶著棕色長戟的步兵。
的影像重現在他腦中，他看到那箭
一隻鳥般飛到白布製成的箭靶的
心。

那是你的定錢。那個傢伙拿弓的
姿勢像是一隻驚鳥的村夫：引滿
一枝一碼長的箭。看！看！一隻
老鼠。靜！靜！這一塊烤酪餅就
行了。那是我擲下的鐵手套；爲
了這個我敢和一個巨人拼鬥。把
擊退的軍隊喚來。啊！飛得好
，鳥；中的了，中的了！呦！哈！
(第四幕第六景)

莎士比亞斷言李爾已近死亡——「
已屆風燭殘年」；李爾本身無法了
他自己因年老而帶來的魯莽，因此
需要幫助，需要受人「管理和引導」。
這裏的用字表達了在處理老人間

題時所需要的堅定，而親切的誘導可
使他們較通情達理。

啊！陛下！你老了！你已經到了
風燭殘年：你應該由比你自已還
會照顧你的人來指導你。

(第二幕第四景)

醫生開出的藥方是休息；在許多
可求的藥方中，休息是一種能使他入
睡、並緩和那幾乎折磨他致死的痛苦
的藥。

安眠便是我們人體的營養物，他
缺乏的便是安眠；催他安眠有許
多有效的藥，足以使他闔上苦痛
的眼。

(第四幕第四景)

在劇終時，是情感殺害了李爾，
而非老邁的年紀。考地利亞的死所引
發的痛苦情感擊潰了他；他瘋狂的咆
哮著，無法接受那最後的致命打擊。

沒，沒，沒有命了！爲什麼一條
狗一匹馬一隻老鼠都有命，而你
偏偏沒有氣息了呢？你永不再來
了，永不！永不！永不！永不！
永不！

(第五幕第三景)

對李爾而言，死亡是種渴望的解
脫，正如愛德加企圖挽救李爾時
，坎特邊阻止他邊說的：

啊！由他死去吧！只有恨他的人
才願他在這艱苦世界中再多受一
些酷刑！釘。

(第五幕第三景)

因此這位老國王的死不是因爲他
的高齡，而是由於他感情的痛苦。艾
斯奎洛很可能將李爾這個病例列入「
精神死因」。在艾斯奎洛的書中，他
提出二個表，一爲生理因素的痴呆，
一爲精神因素的痴呆。在生理因素這
個表中，「年齡的增長」是唯一最大的
病源因素。對人類而言，這個因素
頗具威脅性，却沒有治療的方法。在
艾斯奎洛的「精神因素」表中，四十
個病例的分析結果如下：

感情的失望	5
恐懼	7
政治震撼	8
野心的失望	3
需要	5
家庭的煩惱	12

李爾王遭受了上列的每一樣情形
，包括他漫無目的流浪時的需求。但
是如同每一位並非貴胄的凡人，及任
何一位卑微的臣民一樣，是他的「家
庭苦難」——也就是具破壞性的家庭關
係一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深刻地打擊著
他，深刻到足以導致他的死亡。

註：本譯文原劇引述部份均參考
梁實秋先生譯本。